

烧烤



怪谈

蔡必贵
作品



烧烤的是情节
烤的是人性
怪的 是怨念
谈的 是宿命

来吃烧烤的，
什么人都有。
看起来很普通的客人，
他们经历的事，
都有特别的料理……

深夜烧烤店诡异见闻
每天一个脑洞事件
350万铁粉追踪打Call

“行走的段子手” “逻辑鬼才” “不反转不舒服斯基”

鬼叔灵异故事 2019 “魔性开槌”

冰山美人 致命魔术师 宅男亚种 人生代练 女频作家 失语症患者 心理治疗师

能看懂这些梗的都是“楚记烧烤”的座上宾

烧烤



怪谈

蔡必贵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烧烤怪谈/蔡必贵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594-3301-5

I. ①烧…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22452号

书 名 烧烤怪谈

著 者 蔡必贵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特约编辑 赵芳怡

策划编辑 王安琪

责任校对 张婉宜

封面设计  金文文化·车球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89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3301-5

定 价 4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楔子	001
飞碟	006
代练	017
乘客	029
对决	040
模仿	054
脑补	069
快递	082
寻人	097
粉丝	108
看我	123
寄养	132
专车	144
割爱	156
换脸	166

轮回	176
优越	186
乙方	194
盗图	205
奔现	219
毒誓	229
善意	239
盗名	249
出差	258
怪物	268
番外一 楚辞	280
番外二 从天而降的	
亿万颗生蚝（上）	287
番外三 从天而降的	
亿万颗生蚝（下）	293



楔子

后来我才明白，改变命运轨迹的，可以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暴风雪，一个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一次筹备已久的求婚，又或者是……一顿突如其来的烧烤。

我叫蔡必贵，外号鬼叔，是个没什么人知道的小说家。

那是一个周三晚上，下着小雨，嘉嘉打电话给我，说要请我去吃夜宵。我白天跟编辑吵了一架，晚上气还没消，难得嘉嘉请客，正好趁机喝点小酒，放飞自我。

他带我去的，居然是家格调很高的烧烤店——叫什么楚记烧烤——不光有烤龙虾、烤角螺、烤和牛这样的硬菜，吧台后的架子上，还整整齐齐码着许多高年份的威士忌。我仔细看了下，光凭这些酒，怕就够交套房子的首付了。

嘉嘉出了名的抠门，怎么会请我来这种地方，莫非……有诈？他看

出了我眼神里的戒备，说放心，今天晚上我随便点，都算他的。毕竟都是30岁的老男人了，要脸，既然他都这么说，我也就放下心来，乱点一气。服务员小哥问要喝点什么，我抢在嘉嘉前面，要了瓶山崎威士忌，18年。这酒我自己不舍得买，今天嘉嘉做东，正好宰他一次。

第一打蒜蓉生蚝上来的时候，嘉嘉问我：“老蔡，最近小说写得如何？”

我叹了口气，刚要跟他诉苦，突然，一个很好看的小姐姐走了过来。她大概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一头干练的短发，五官很立体，隐约有点混血的感觉。

不知怎么的，看见她的第一眼，我就有种微妙的眩晕感。

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鬼叔，是你吗？”

作为一个18线小说家，这种当场被粉丝认出来的待遇，我很少有机会享受到——何况是这么好看的粉丝。所以，我不禁有些得意，整理下头发：“啊，对，是我。”

小姐姐接下来却道：“嘉嘉总是跟我说起你，所以我让他找个机会，带你来店里坐坐。”

原来她不是我的粉丝，只不过是嘉嘉的朋友，我犹如被兜头泼了盆冷水，尴尬道：“喔喔。”

嘉嘉却站起身来，隆重介绍道：“这位就是楚记烧烤的老板，楚爷。”

一个20多岁的妹子，却有这么霸气的外号，我不得不承认，确实

让人印象更加深刻了。

楚爷看了眼桌上的酒瓶，笑道：“鬼叔品位不错，不过……”

她招呼服务员小哥说：“帮我拿瓶麦卡伦 25 年。”然后回过头来，对我笑着说，“今晚我有事相求，喝好一点。”

我吓了一跳，麦卡伦 25 年！第一次见面，就请我喝这么贵的酒……果然有诈，该不会是什么鸿门宴吧？

服务员小哥把酒拿了上来，楚爷娴熟地开瓶，然后倒了三杯。我注视着杯子里金黄的酒液，吞口水道：“那个，楚爷找我是有什么事呢？”

嘉嘉端起酒杯，哈哈笑道：“你还怕妹子吃了你啊？”

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无功不受禄，我这辈子最怕欠别人的人情了。”

楚爷看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突然笑道：“你还真是跟以前一样啊。”

我不由得有些莫名其妙，她这么有特点的脸，这么特别的名字，我确定今晚是这辈子第一次见她，何来什么以前？

楚爷却不作解释，开门见山道：“好啦，鬼叔，我其实是想让你帮我写点故事。”

我稍微松了口气，这个忙我还是有能力帮的，于是问：“什么样的故事？”

她示意我先把酒喝了，然后又一边给我续了一杯，一边说：“你看

啊，这家楚记烧烤，我开了两年多。每到夜深人静，快打烊的时候，总有些喝多了的客人，对我敞开心扉，讲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真假不好说，但是相信我，都足够精彩。”

楚爷哈哈一笑：“说真的啊，鬼叔，你就算脑洞再大，也绝对想象不到，看上去普普通通，或者光鲜亮丽的客人，在心底深处，居然隐藏着那么，嗯，那么颠覆三观、刷新认知的故事。”

楚爷喝了口酒，眯着眼睛，对我挑衅似的说：“就看你能不能写出来了。”

这时候，嘉嘉也在旁边怂恿道：“老蔡，你自从写了那个科幻小说系列，《超脑》，对吧，大半年了，也没什么新作品，灵感枯竭了吧。现在大好机会摆在你眼前，你看啊，楚爷有酒还有故事，你只要把酒喝掉，把故事记下来，就完全OK了，多好啊。”

我皱着眉头，犹豫道：“听起来还不错，可是……”

我转向烧烤店的老板娘，不对，应该是女老板：“楚爷，写小说的人那么多，有比我出名的，有比我写得好的，你为什么要找我啊？那个，你怕是连我的小说都没看过吧？”

楚爷抿嘴笑道：“鬼叔，我把你所有作品都找出来，仔细拜读过啦。我确认了，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只要你答应了，以后每周三晚上来楚记，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帖。你只管喝酒、吃烧烤，听客人讲故事，然后记下来就行。”

她又补充了一句：“放心，以后小说的版税跟署名权，我都不会抢你的啦。”

楚爷把我的顾虑都说了，这么一来，我反倒有点不好意思：“可是，你这么做，又有什么好处呢？”

嘉嘉哈哈一笑：“可以给店里打广告啊，老蔡！”

楚爷却没有表态，她把酒斟满，然后右手举杯，左手托着右手手腕，仰头一饮而尽。

最后，她微笑着说：“以后，你会知道的。”

飞碟

今天晚上的客人，有点神经兮兮的。

他穿一件皱巴巴的运动外套，头发起码两个月没理过，一张脸又瘦又长，却焕发着油光。整个人给我的感觉，就像传说中的“三和大神”。

当我问他名字时，他却答非所问地说：“谢谢。”

我以为客人没听清，便重复了一次：“不用谢，那个，我要怎么称呼你才好？”

他瞪大了眼睛看我，仿佛在看一个智障，然后又说了一遍：“谢谢。”

我想了两秒，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客人姓谢，单名一个谢字，所以叫谢谢。

终于搞清楚客人的名字，接下来，谢谢突然一脸严肃，对我提了个更让人头大的问题：“鬼叔，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我挠着头，试图完整表达我的看法：“如果你指的是宇宙里面没有外星人，我觉得肯定有，因为宇宙那么大，不可能光我们一种智慧生命。但你要是问有没有外星人来过地球，我的答案是没有，因为……”

谢谢打断了我，“外星人当然来过地球，”他不容置疑地说，“我亲眼见过。”

亲眼见过外星人，是什么鬼？我心里暗道，这个谢谢，该不会真是神经病吧？

谢谢哼了一声：“鬼叔，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别以为我有病，我真的见过外星人，来，给你看看证据。”

他掏出一部型号老旧的手机，对着屏幕按了半天，我以为他要给我看那种 PS 得很假的照片，或者天空中几个模糊的圆盘，没料到，他递到我面前的，却是一个手机银行的 APP。

APP 里面，是他的个人账号、账户名、账户余额……

我揉了揉眼睛。

开头第一个数字是 8，接下来一共有 1、2、3、4……7，没错，7 个零。

8000 万元！

这个穿着破破烂烂，有点神经质的男人，银行账户里竟然有 8000 万元！

我整个人都蒙圈了，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谢谢收回手机，得意地说：“看见没，这些钱，都是外星人给我的。”

这 8000 万元，是我所见过证明外星人存在的证据中，最有力的一个了，要不然的话，像谢谢这样的怪人，哪里来的 8000 万元？

我眨了眨眼睛，忍不住问：“还有这种外星人，能介绍我认识吗？”

谢谢很满意我的态度，大方地说：“啊，没问题，不过……”他嘿嘿一笑，“还是等我讲完故事吧。”

谢谢的故事，要从他八岁那年讲起。

当年，他跟父母一起，生活在内陆的一个小县城里。有一次父亲到外地出差，给他带回了一本《外星人未解之谜》，带彩色插图的那种。那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娱乐方式不多，谢谢天天捧着这本书看，不懂的就问大人，久而久之，他对外星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孩子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书里都说了有外星人，那就肯定有。

谢谢心想，我要找到外星人。

在寻找外星人的路上，谢谢并非孤身奋战，他还有一个小伙伴。

因为当时年龄太小，记忆都已经模糊了，谢谢只记得小伙伴叫旺旺，年纪比他小一岁，跟他住同一栋楼，爸爸或是妈妈在药厂工作。谢谢经常跟旺旺一起看那本《外星人未解之谜》，当他提出要去找外星人时，旺旺也马上同意了。

找外星人，要怎么找呢？世界那么大，两个屁大点的小孩，哪儿都去不了。

谢谢最后想出来的办法，是给外星人发信号弹。在《外星人未解之谜》里，就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是“二战”的时候有个落单的德国士兵，在荒野中发射了一枚信号弹，想要找回队伍，不料却招来了一艘巨型飞碟。

当然了，两个小孩找不到真正的信号枪，但是在街上，可以买到当年流行的一种烟花，叫作魔术棒。把魔术棒拿在手里，向着天上发射，坐在飞碟里的外星人，一定能看见。

谢谢跟旺旺两个人，一起攒了好久的零花钱，终于买到了十根魔术棒，在一个周末晚上，偷偷溜出家门，跑到了县城里的最高点——电视塔所在的那座山上。

放完了魔术棒，过了一会儿，飞碟真的降临了。

谢谢记得很清楚，飞碟悬浮在天上，起码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像是用白铁打成的，还有圆形的舷窗。飞碟不停旋转着，下方有好多红色的灯，还发出呜呜的怪声。

过了一会儿，外星人从飞碟上下来了。

外星人起码有两米高，穿着墨绿色的太空服，还戴着头盔。

谢谢跟旺旺又兴奋又紧张，不知道该转身就跑，还是朝他们用力挥手。

这时候，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其中一个高大的外星人，冲过来抱起旺旺，不顾他的哭喊，转身回到了飞碟上。

还没等谢谢反应过来，飞碟跟外星人都消失了，连同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谢谢的童年玩伴——旺旺。转眼 20 多年过去了，谢谢再也没有见过他。

当时计划生育抓得很严，家家户户都只有一个孩子，旺旺不见了，他的父母当然很悲痛。一悲痛起来，难免就会迁怒于谢谢一家：虽然旺旺是外星人抓走的，但如果没有谢谢怂恿，旺旺又怎么会不见呢？

这样一来，谢谢的爸爸妈妈，只好从单位辞职，带着他离开了老家县城，到外地谋生。

谢谢记得，他们一家人辗转迁徙，先后去过好几个城市。这么搬来搬去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爸爸刚下海，生意受挫；另一方面，是因为外星人一直在监视他们。

谢谢记得，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总有一双眼睛在无形中盯着他。一定是外星人。外星人上次漏掉了谢谢，现在又回来找他了。

还好，在爸妈的悉心保护下——最为严重的时候，妈妈甚至每天都站在教室外，陪谢谢上课。

不过，跟别的父母不同，谢谢的爸爸妈妈即使在受威胁最严重的时候，也从没有否定过外星人的存在。他们并没有骗谢谢，说世界上没有外星人，所以不用害怕。虽然他们并没有亲眼见过外星人，但是，却无条件相信谢谢所说的一切，并且很好地保护了他。

谢谢记得，无数个晚上，在出租屋的房间里，妈妈总是抱着谢谢，

跟他一起回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包括飞船的各种细节，包括外星人是怎么抓走旺旺，谢谢又是多么幸运，还留在爸妈身边。

不过，到了最后，谢谢的妈妈总会再加一句：“外星人一定会对旺旺好的，你不用难过。”

幸好，在父母的严密保护下，外星人找不到可乘之机，便渐渐放弃了对谢谢的追捕。后来，一家人来到深圳，爸爸的生意有了起色，他们开始安居乐业，日子变得幸福起来。

不知不觉间，飞碟降临的那一晚，已经过去了七年，谢谢已经成了15岁的少年。虽然他的成绩不太好，人也不帅，体育出奇的差，时不时会受到同学的嘲笑……但是，他起码没被外星人抓走，一直在地球上生活，活在父母身边，这一点，已经让他很知足了。

事情发生得猝不及防。

初中毕业后的旅行，谢谢他们班去了海南，住在三亚的一个酒店。没人愿意跟谢谢睡，所以晚上他独自睡一间房。吃过晚饭后，别的同学都在海边玩，他不想去，就回房间睡觉了。

一觉醒来，他发现自己不在海边的酒店，而是……在一座山上。

而且，是老家那一座，飞碟降临过的山。

谢谢环顾四周，没错，就是这座山。七年时间过去了，跟童年时相比，山上的树好像变矮了，但是那座高高的电视塔，依然还在。

谢谢差点疯了，怎么可能！

虽然没有具体算过，但海南离他老家这座县城，总得有个 1000 多公里，中间还隔着海。他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在睡一觉的时间里，就从海南到了老家？

唯一的解释，就只有外星人。

外星人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趁他睡着，把他劫持上了飞碟，又送回了老家的这座山上。不过，谢谢后来想，外星人并非有什么恶意。不然的话，他们大可以把他杀了，或者跟当年抓走旺旺一样，把谢谢也抓走。

谢谢甚至想，说不好，外星人是想补偿他吧，补偿当年对他造成的惊吓，还有失去童年玩伴的损失。

那一天，谢谢自己下了山，用公共电话打给爸妈，急坏了的两人，当天就赶了过来，把谢谢接回深圳。虽然他们决定保守秘密，但谢谢在海南失踪，又出现在千里之外的老家这件事，还是传了出去。直到现在，网上都还能查到这个消息。

回到深圳以后，谢谢再也不愿意去上学了。反正本来成绩就差，再加上两次遭遇外星人，让谢谢深深感到了人生的无常。再努力有什么用，反正外星人想抓谁就抓谁，迟早会把所有人都抓走的。

就这样，十几年过去，父母先后生了重病，离开人世，只剩下谢谢